



单身职工与集体宿舍

〔苏联〕A. 伊宁

胡 榕译

一双女人的手飞快地把放在床头柜上和挂在床边墙上的一些简单物件放进箱子里：闹钟、书本、小首饰匣、化妆盒、五颜六色的日历、风景画等等。墙上还挂着一个翘鼻子、留着前刘海的姑娘的黑白照片和一张外国电影演员贝尔蒙多的华丽的彩色照片。这双手把这两张照片也揭了下来，把姑娘的照片放进箱子，拿着男演员的照片迟疑了片刻，然后把它扔在一边，合上箱盖。

突然响起了婚礼进行曲。于是，为什么不再需要贝尔蒙多的原因完全清楚了：银幕上的男主人公已经被生活中的男主人公——她自己的“王子”——所替代。虽然他，这个穿黑色套装和结黑领带的淡黄头发的小伙子不那么帅气。但是，翘鼻子、刘海发的姑娘穿着长长的白色礼服，双手捧着一束郁金香，走在他身旁却觉得那么美好，那么快乐。

未婚夫和未婚妻在一群盛装的男女朋友的簇拥下走出大门。这座五层红砖建筑——女工宿舍——的居民们从一扇扇窗子里呼唤着向他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婚礼的行列沿着洒满阳光的绿色小径走到一辆饰有彩带的轿车旁。轿车的散热器上放着传统的玩具娃娃。小伙子们也用那些传统的玩笑给未婚夫鼓劲儿：

“柯里亚，你怎么这么严肃啊？怎么不快活，柯尔？”

“因为人家把他的未婚妻嫁人了。”

“嫁给谁啊？”

“就是嫁给他。”

小伙子们哈哈大笑，未婚夫却捍卫着这一时刻的庄严，而未婚妻却与一个女朋友说着悄悄话：

“哎呀，我不知怎么走不快，两条腿几乎支撑不住了！”

“你是我的小傻瓜，舒拉奇卡，”女朋友微笑着说，“你知道吗，我那位大彻大悟的奶奶怎么说的？姑娘可以穿上舞会服装，但不去跳舞，穿上游泳衣，但不钻进水里。但是，如果姑娘已经是新娘穿戴了，她就会走进教堂！”

出租汽车旁进行着临别赠言、拥抱和吻别。未婚妻已经坐进车里，忽然又扑了出来，抱住女友，含着兴奋的眼泪大声说：

“谢谢你！为了一切，为了一切，谢谢你！哎哟，可是我现在，没有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你现在怎么是一个人呢？两个人在一起，瞧着吧，还会三个人在一起呢。”这位妇女开朗而又略带伤感地微微一笑，“而我，没有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集体宿舍的一扇扇窗户在夏日夜晚的宁静中闪着柔和的光辉。

一个又瘦又高，面颊上有一道深深伤痕的男子阴沉着脸站在集体宿舍前。他四处环视了一下，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大门。这种步态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的军人风度。虽然他身着便服，但是在他敞着领口的衬衫里隐隐露出了海魂衫。

入口处，一个肥胖高大的上了年纪的女领班和两个姑娘——值班员不得不承受周围年纪不同的男人们的压力。那个穿海魂衫的人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在一旁注视着这场争斗。

“得了！别求了！已经十一点了！”女领班说。

“我只进去一会儿！……”

“我必须去找布奇卡，转给她一封家信。”

“我找沙基诺娃，从学院里给她捎来一本书！”

“我可知道你们的一会儿——到早晨还赶不出来。信留下吧，我转交。学院正放假呢。”女领班说着抓住了一个卷头发的小伙子：“你去哪儿？”

“我是丈夫！”

“丈夫？你还能说是父亲呢！我们对这样的丈夫可是……”

“他是丈夫，齐娜大婶，”一个值班的姑娘插嘴说，“兹科娃的丈夫。您休假时他们登记了。”

“柳勃卡？”齐娜大婶吃惊地问，“哦，快速射手！赶上了！好吧，既然是丈夫，那就进去吧。最晚到十二点！”

幸福的丈夫急忙登上楼梯，其余人的路又被她挡住了。

这时有一个戴帽子的小伙子冲到她面前。

“我找薇拉，”他说。

“哦，”齐娜大婶点了点头，“找薇拉，去吧。”

男人们对这一幕都处之漠然；那个在一旁观察的穿海魂衫的人却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感到惊奇。

“你们在这儿瞧着点儿，”领班的向值班员发出命令，“我到院子里去看看。”

穿海魂衫的人尾随着她走到院里。

集体宿舍的院子里有很多人。小伙子们“挂”在窗台上，姑娘们站在阳台上。他们说说笑笑，还相互叫骂，扔纸条，接纸条。一个秃脑袋的大叔正在通向二楼阳台的半道上。他在墙上搭了条木板，正往那个在阳台上扶着木板的女人那儿爬。

齐娜大婶耐心地等待着这艰难历程的结束。当秃脑袋的大肚子从阳台的栏杆上翻过去，消失在屋子里时，她把木板拖进草丛里。

穿海魂衫的人跟着齐娜大婶回到入口处。他又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信心十足地穿过挤得满满的入口处。

“找薇拉，”他平静地说。

“去吧，”领班也平静地点点头。

那些早先被放入这座房子的男人们，现在正准备离去。他们从值班员

那里取回作担保用的证件。

“完了，”一个值班的姑娘指了指已经空了的箱子。

“没完。那个秃脑袋又钻到别洛娃那里去了。让我们等着这头公羊！”齐娜大婶把一双大手放在硕大的胸脯上。

穿海魂衫的男子犹豫了片刻便向前走去。

“去哪儿？”

“我……找薇拉。”他使用了这个神秘的暗号。

“哦——，进去吧。”

齐娜大婶让开了路，于是他缓缓地登上楼梯，边走边想——去哪儿？

集体宿舍里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的生活。门后传来了音乐声、欢笑声和说话声。一些家常打扮的姑娘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她们有的穿得很坦露，但她们并不感到害羞，反而毫不掩饰地好奇地打量这个深夜造访的男客。然而，她们之中谁是薇拉？

幸运的是，那个在他之前进去的落落大方的男子从楼梯上下来了。

“老兄，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找薇拉？”

“找薇拉？她今天已经全都……她累了。”

“她会接待我的！”穿海魂衫的人火了。

“那就祝你顺利吧。五层，第一百零七号。”

他很快登上五层，沿着走廊往前走，在标有“107”号的门上威风凛凛地敲了几下。

“谁？……”从里面传来了稍带惊讶的声音。

他推门进去，一个女人站在床边，双手按着睡袍的领子和腰间——看来她正准备睡觉。这就是在我们故事的序幕里未婚妻与之告别的那位妇女。

“晚上好！”他说，“您是薇拉？”

“是的，薇拉……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她打量了他一下，想想是否与他认识，“您是？……”

“弗罗洛夫。维克多·彼得洛维奇，”他像军人似地报告。

“很高兴。我们似乎没有约定，但是如果您有急事……”

“急成这样!”他做了一个手砍脖子的姿势。

“好吧，好吧，请坐下。”

弗罗洛夫坐下后，默默地环视了这间屋子：三张床，三个床头柜，一个衣柜，还有一些姑娘们平常用的小玩艺儿及照片。

“那么，请讲吧……为什么这么着急？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您想寻找什么样的女人？”

“什么？”弗罗洛夫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别激动，”薇拉微笑着安慰他，“您越是坦率，效果就越好。那么，您可心的人是什么样的——淡黄头发的，黑头发的？性格怎么样？个子，文化水平……”

“是这样!”他打断了她的话，“那么，这儿是随便挑的罗？”

“嗯，我们别夸大其词。但是，选择嘛，当然是有的。”

“选择？是这样……这样……”他脸上的那道伤痕神经质地扭曲了，“我也有几个坦率的问题想问问您！”

“请问吧。但是我首先得明确……”

“得了，先让我来明确！我这是在哪儿？有意思，我这是撞到什么地方来啦？这儿是纺织厂的集体宿舍还是那波利港口的窠穴？淡黄头发，黑头发！我怎么啦，到这里求亲来了吗？”

“难道不是吗？”

“什么……不是？”

“难道您不是求亲来的？”

“我？那么您是什么人，薇拉？您是谁，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我是媒婆，”她平静地回答。

“谁？”

“媒婆，”薇拉很尊敬地重复了一句，“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我？”弗罗洛夫跳了起来，一字一句地说，“我是你们宿舍的新管理主任！”

薇拉非常吃惊地盯着他。后来，她把头埋在双手里，笑得浑身颤抖不

已。又瘦又高的弗罗洛夫怒气冲冲地矗立在那里看着她。他气得都有些发呆了，可她还在笑。于是他挥了挥手走出屋去，把门摔得连墙壁都颤动了。

早晨，宿舍里的人都去上班。确切地说，她们是跑着去的。看来所有的妇女全都这样：即使上班的地方离家只有两步路，她们也会迟到的。她们有的一人独行，有的与女友相约为伴，或者一群群地蜂拥着到纺织厂。有些人还睡意朦胧，因此走得很慢，像梦游病患者；有的则已经在叽叽喳喳地讨论昨天的事件和今天的新闻了，有的边跑边系头巾或腰带；有的在嚼夹腊肉面包片，有时还加一个苹果。

薇拉赶上了一位个子高高，跨着大步的妇女。

“你好，加林娜！气色真不错！”

“是吗？”加林娜并不相信地微微一笑。

“不是‘是吗’，而是‘正是’！谢苗诺夫七点来，没忘吧？”

“记着呢，”加林娜突然紧依着薇拉说，“薇拉奇卡，要不，今天你还是和我们一起吧？……一块儿坐坐，喝喝茶……最后一次！”

“上次就是最后一次。没有多余的第三者，一切都会很好的，”薇拉在加林娜背上抚摸了一下，“别弓背拱肩的，习惯一下，谢苗诺夫身高两米呢！……”

……薇拉坐着自动小货车去车间，女驾驶员是一个长着满脸雀斑的小个子姑娘。她的神情很忧郁。

“不，玛莎，暂时没有，”薇拉有些抱歉地说。

“我明白……”

“但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今天有一个从管理处来的人。当然，他上了年纪，但这不是主要的，你明白……”

“我明白……”

“不是他，就是别人。但是一定会有的。你等着吧，要抱希望。”

“我抱希望，”雀斑脸的姑娘不抱任何希望地叹了口气。

车间里织布机声隆隆。薇拉在自己那排机器前从容、熟练地操作着，显出一种优美轻快的麻利劲儿。

一个戴眼镜、着套装，戴套袖的胖子悄悄地走到她身旁，扬了扬淡蓝色的戏票。

“瞧！”他的喊声盖过了隆隆的机器声，“搞到了两张音乐协会的票。勃拉姆斯音乐会！”

薇拉稍显踌躇。他有些不安地问：

“怎么？不对吗？不用音乐协会？”

“不，不是的。音乐协会是需要的。但是也许……不该这么快。”

“什么这么快？”

“列昂尼特·格里戈里耶维奇，您考虑一下，要知道，卡捷琳娜是从远东来的。在那儿的冻土带，连电视还都没普及呢。”

“我的天啊，难道有的地方还没电视！”

“是的……只是您别想得太多。卡捷琳娜很聪明，她也会接触勃拉姆斯的。但是得慢慢来。开始时，也许，去剧院？我看了一出《爱的婚礼》，这出喜剧挺不错的，很有意义。”

“当然，当然，看《不称心的婚礼》我也同意。”

“《爱的婚礼》。”薇拉纠正他。

午休时，在食堂深处的一角，薇拉若有所思地嚼着肉饼，听着一个挺漂亮的淡黄头发的姑娘激动地讲故事：

“于是古拉姆说：‘我审查了自己对您的感情，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我说，‘您知道，古拉姆，我对您也有好感！’这时古拉姆说，‘如果咱们俩都有这样的感觉，咱们就应该在一起。’薇拉奇卡，我幸福极了。谢谢你，为了一切的一切！”尼娜在薇拉的腮帮上吻了吻，随后认真地看着她问：

“你怎么……不为我高兴吗?”

“当然高兴。但也担心——我给你做媒太早了。”

“薇拉奇卡!”尼娜感到奇怪,“我是成年人嘛……”

“但你不会生活,甚至不会做饭。丈夫是不能吃这样的东西的!”薇拉说着用叉子翻动了一下煎得过火的肉饼。

“丈夫?”尼娜无忧无虑地笑了,“古拉姆奇卡甚至能从我手上接毒药吃。”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薇拉叹了口气说。

又是姑娘们组成的人流。但是,与清晨的人流有区别,这是一条不紧不慢的,从工厂回宿舍的疲倦的人流。

薇拉在拐角处向浅蓝色的邮亭走去。

她在桌旁坐下,从提包里拿出几个信封,几张照片——年轻的姑娘们和年纪稍长的妇女们,还有一张整页都登着启事的报纸,其中有一部分已用铅笔圈出来了。然后她往信封里装照片,并且把启事中圈出来的地址逐一写上:“里加……”、“明斯克……”、“基希涅夫……”

又高又瘦的弗罗洛夫神经质地沿着房间的对角线来回踱步,而纺织厂的主人、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头男子坐在桌子后面注视着他。

“喂,你真是帮大忙了,伊里亚·叶菲梅奇,谢谢了,帮了个大忙。安静的去处,安定的工作,可爱的姑娘们!可是,这是……这是一群母畜!真正的母畜!我在那儿感到自己……简直是个……”

“苏丹王?”伊里亚·叶菲梅奇微笑着提醒他。

“你讥笑我?我跟你……”

这时电话铃响了。伊里亚·叶菲梅奇拿起听筒,

“别林斯基!是的……我已经命令了!到主楼!与丘巴洛夫有什么相干?就这样!去主楼!”他扔下听筒,但仍与弗罗洛夫继续这个话题,“不,你说,这里的副厂长是我,还是丘巴洛夫?”

“是你，伊里亚，是你，别着急。我把你当作副厂长，当作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朋友，请求你，给我另找个地方。”

“维坚卡，对于一个年青的退休人员，哪个地方不好呢？”

“伊里亚!!!”弗罗洛夫喊叫起来。

“好吧，好吧，另找个地方。但不可能立刻就找到。维佳，有什么法子呢，应该开始新生活了。”

“在舰队时的生活是明确的，从起床号到休息号。可现在呢？我不知道，在过去生活的废墟上……如何找到我自己。”

“为什么是废墟？这里是你的故乡，这里有你的朋友。遗憾的是，你的家已经没有了……但是，谁能想到你还会回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也不相信！”弗罗洛夫叹了口气，“但是，你明白吗，假如事情已经这样了……可是，生活在海边，而不是在海上……我不能！”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一颗工兵的心！”

“我明白许多。例如，在宿舍工作可以解决你的住房问题，当然只是暂时的。”

“暂时的！临时的住所——这是最经常的……”

弗罗洛夫还没把话说完——女秘书就探进头来。

“伊里亚·叶菲梅奇，丘巴洛夫请你去。”

“请我？丘巴洛夫！”他又来劲了，“有意思。谁是这里的副厂长：我，还是丘巴洛夫？”然后他很快从桌子后面蹦起来，急忙向门口走去，“维坚卡，请原谅，但是我必须去向这个丘巴洛夫作些解释。我和你就这样决定了，这是暂时的，暂时的。”

“你可留神点儿，伊里亚，别装可怜。我是个水兵，我得把那儿整出舰队的秩序来！”

“太妙了！舰队的秩序——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弗罗洛夫正在对宿舍进行总视察。他用长尺刀测量走廊的长度和楼梯的高度，还东瞧瞧，西闻闻的。一会儿用手指抠掉散在外面的泥灰，一会儿挖掉擦得像皮鞋一样锃亮的坏了的地板条，一会儿又干脆蹦起来，用手绢擦了擦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然后对那块变黑了的雪白的手绢凝视良久。一个全身都像用一个个小圆面包组合而成的胖乎乎的圆脸妇女陪着弗罗洛夫作这番巡视。

“乱糟糟，”弗罗洛夫嘟哝着，“真是一团糟，保育员同志。”

“教导员，”她纠正他。

“什么？”

“保育员在幼儿园里。宿舍里是教导员。但是，最好还是叫我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吧，”然后又故作地补充了一句，“也可以叫我拉丽莎。”

“明白了，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那么，就是说，您这儿是一团糟，破烂，肮脏。”

“请原谅，维克多·彼得洛维奇，但是，我的主管范围是教育进程和文化娱乐……”

“啊哈，”他点了点头，指着走廊里一块打碎的玻璃窗问，“这也不属于您的主管范围？”

“这是未婚夫们干的。不放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呼唤姑娘们——用小石头子打窗户。”

“具体地说，都是什么人的未婚夫？”

“具体地说，不是什么人的。我们就是这样称呼所有的小伙子和男人们，”她吃吃地笑了，“喏，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未婚夫。”

“啊哈，”他沉下脸哼了一声，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忍住了，继续向前走。

房间里。瘦瘦的，似乎全身都收干了的伊丽娜趴在桌后的制图板上工作。年轻的米拉奇卡用双膝支着下巴颏儿坐在床上，信任地闪烁着双眼，听薇拉缓缓地讲故事。

“就这样，舒拉没有放弃希望……任何时候也没有放弃……即使在少女时代没有出现，但她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来的。在一个美妙的……不，似乎是在极平常的一天，他来到了……”

“到这儿来了？”米拉奇卡激动地打断她的话。

“还能去哪儿？现在你恰恰就在舒拉的位置上。就这样，有一天他进来
说：‘阿历克桑德拉，没有你我活不了！’”

米拉奇卡非常兴奋地“啊”了一声，而伊丽娜却挖苦地说：

“听着吧，米拉奇卡，你就听薇拉老奶奶讲童话故事吧。”

“为什么是童话故事？”薇拉奇怪地问，“难道他没来？”

“来了。但是，你给他做了多少工作他才来的！”

“那又怎么样？人们不总是立刻就能认清自己的幸福在哪里。但是，归根结底，难道他俩不般配？”

“很般配，”伊丽娜不得不承认，“他甚至承认了她所钟爱的是贝尔蒙多，一场电影也不拉下。”

“有共同兴趣嘛！”米拉奇卡幸福地叹了口气。

然后，她向挂在床头的男演员鲍耶尔斯基的照片瞄了一眼。

公用厨房里。在平底锅和炒锅的一片煎炒声中，穿着睡袍，系着围裙，用毛巾包着头发的姑娘们正向弗罗洛夫和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发动进攻：

“还答应过给装炉灶呢，可它们在哪儿？我们连喝茶也得三班倒！”

“通风管道一个也没有！”

“桌子在哪儿？蒸气浴床呢？”

“五楼的厨房都变成仓库了！”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护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弗罗洛夫：

“轻声些，拉普乔娃！那不是维克多·彼得洛维奇的过错。这宿舍已经半年没有管理主任了……”

“得了，”弗罗洛夫打断她的话，“现在有了管理主任。你们的要求，姑

娘同志们……妇女们……我明白了。我们将采取措施，我保证。”

“早就向我们保证过了！”拉普乔娃还不罢休。

“谁保证，谁负责，”弗罗洛夫皱起眉头说，“我对自己的保证负责。”

“啊哈，很高兴听到男人的语言！”拉普乔娃兴高采烈，“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您当我们的管理主任是长期的吗？”

“怎么说呢，”他很诚实，“我想，不会当一辈子吧。”

“明白了。不长住的未婚夫，还是要走的。”

姑娘们笑了，而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提高声音说，

“努一努，拉普乔娃……”

“等一等，”弗罗洛夫直盯着拉普乔娃，“叫什么名字？”

“我？丽萨。怎么啦？”

“哦，你太厉害了，丽萨维塔。你一辈子也遇不到未婚夫的！”

他转身走出厨房。姑娘们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次是讥笑受窘的拉普乔娃。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好不容易才在走廊里赶上了弗罗洛夫。

“拉普乔娃是最可恶的！哪儿闹事，哪儿就有她！还有人说她……当然，这是严格保密的……”

“保什么密！严格地说，这个拉普乔娃是正确的。”

“从实质上说她可能正确，但从形式上看……”

“实质不存在于形式里！”他打断她的话，指着门上挂着“学习室”的小牌问：“这是什么？”

“这是学习用的房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上夜校和函授学校。只是……”

没听她说完他就推门而入。一个穿得极薄的女孩子的尖叫声迎面扑来。

“怎么回事？”他像被烫着了似的蹦了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这间学习室有时作住房用。房间不够。大学生们就在这里凑合了……”

伊丽娜在图纸上画着精确平直的线条，并且继续着同样确切，然而却是冗长无味的谈话，

“是这样，米拉奇卡，你就这样每晚都听童话故事，白天也跟着这个薇拉工作，跟她学点手艺吧。你会成长为像她那样先进的纺织女工。几年以后，你回头瞧瞧，你会看见，你已经不是米拉奇卡，而是柳德米拉……那儿是怎么称呼你的……瓦西里耶芙娜了。但是你仍然孤身一人——一个人在这个令人极端厌烦的宿舍里……”

“米拉奇卡，别听她的，”薇拉打断她，“她简直是神经紧张，从去年开始，计划就留‘尾巴’了。”

“是啊，神经紧张，”伊丽娜冷冷一笑，“但是这与‘尾巴’毫不相干。”

“我也去学院学习，”米拉奇卡沉入幻想。

“这恰恰是不想向你建议的，”伊丽娜又冷笑了一下，“记住，小姑娘，男人看见女人文化程度高会吓跑的。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能使他们放心。”

“你可别听她的，米拉奇卡，”薇拉说，“必须进学院，就为你自己。而你，伊丽娜，别把小姑娘搞糊涂了。她还不知道你是个好人的，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什么个性？我太骄傲了，是吧？不，我只是有些自尊感罢了。依靠你的帮助，照着启事寻找未婚夫，我可不干，也不建议米拉奇卡这样做。”

“我也不需要，”米拉奇卡不好意思地说，“我有瓦洛奇卡……”

“谁是瓦洛奇卡？”薇拉立刻就感兴趣。

“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在边境服役。他给我写信……”

“妙极了！”伊丽娜从薇拉的床头柜上抓起一张报纸，“你用不着读这些玩艺儿，这是多么幸福啊。‘男，五十岁，身高一米六十，经济独立；对艺术感兴趣，寻找有相同兴趣爱好的生活伴侣。务必寄照片。’”

“哎哟，这是登在哪儿的？”米拉奇卡笑了。

“在里加、维尔纽斯、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薇拉平静地回答，“再说，这根本不可笑。”

“是啊，这可真浪漫。瞧，真是一首完整的诗：‘我从心底里珍惜温柔，聪慧，善良。身高不超过一米五十’。”

薇拉一把将报纸从伊丽娜那儿夺过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哦！”伊丽娜叫了一声，“也许，他来了！”

然而进来的却是弗罗洛夫和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

“晚上好，姑娘们，”拉丽莎高声问候。

伊丽娜一头扎进她的图纸里，米拉奇卡惊骇地把被子拉近下颏，而薇拉则代表大家回答：

“你们好。请进，请坐吧。”

“谢谢，没时间坐了，”弗罗洛夫尽量不看她，“我作为你们宿舍的管理主任来认识一下……”

“弗罗洛夫·维克多·彼得洛维奇，”薇拉提醒他。

他用能把人烧成灰的目光扫了她一眼，继续说：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没有意见，”薇拉乐观地微微一笑。

“怎么……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

“没什么新意见。您又不是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对吗？”

“对，”弗罗洛夫点点头。

“在走廊走过了？去过厨房了？看见关闭的学习室没有？那还有什么可重复的。应该工作，对吗？”

“对……”弗罗洛夫不知所措地又点了点头。

“得啦，戈鲁别娃！”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扯着嗓子责备地叫起来。

“那就是说，没意见，”弗罗洛夫告别时明确了一遍。

“为什么？有的，”伊丽娜突然离开了制图板。

“是吗？”他回身问，“您有什么不满意？”

“没有个人幸福！”

“得啦，萨恩卡！”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用一成不变的腔调责备她。

弗罗洛夫脸上的伤痕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他走出房间。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紧跟着他。

薇拉目送他，若有所思地说：“小姑娘们，他有些像海盗，对吗？”

灰濛濛的细雨飘飘洒洒。秋天已经降临。姑娘们沿着清晨熟悉的道路急忙向前走去——从宿舍到纺织厂。一片雨伞组成的圆顶为这条急匆匆的、潺潺不息的人流遮挡了从空中飘洒下来的濛濛细雨。

薇拉和一位身材苗条，戴着大镜框眼镜的妇女同撑一把伞。这样她们必须相互靠近些，况且同一个话题也使她俩相互偎依得更紧。

“热尼娅，他，真的，不久前经受了一次失望，”薇拉说，“但是，依我看，这个人很好，很善良。”

“我相信你，”热尼娅很认真地说。

“但是我，我也可能弄错的。但我觉得，你们挺合适。你喜欢音乐，他也常去音乐协会……”

“我完全信任你，”热尼娅又重复了一句。

“你别相信我，你要相信自己，这是主要的。一般地说，我想给你提点建议……你不生气吧？”

“你怎么啦！”

“你明白吗，热尼娅，你很……怎么说呢，你很柔顺。但是，也该给男人表现出个性。不是自负，而是个性。”

“但是，如果……如果我没有个性呢？”

“女人——这就是个性。你同样也有——精细，有修养……虽说，请原谅，过于整齐和……怎么说呢？拘于小节。”

“难道可能过于整齐吗？”

“可能的。人们当然不要邋里邋遢的，但是太整齐了……你知道，为什么舒里亚耶夫离开了丽里亚？是她那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俩给断送了。你想想一下，他夜里起来喝水，回来一看，床已经被收拾整齐了！”

薇拉坐在自动货车上与雀斑脸的女司机玛莎一同到她的车间去。

“没有，玛申卡，暂时没有，”薇拉说。

“我明白，”雀斑脸的姑娘伤心地点头。

“总会有的。我昨天与一位技术检查科的人谈了。他，说真的，是离了

婚的。你要明白……”

“我明白。”

“如果你反对，那我们就另找，一定另找！主要的是，你要抱希望，”薇拉微笑了一下。

“我抱着希望呢，”玛莎毫无笑容地回答。

在车间里。薇拉在米拉奇卡的机器上灵巧地接线头并向她作解释。米拉奇卡理解地点着头，然后也几乎同样灵巧地把线头接在一起并询问地瞧着师傅。薇拉满意地笑了。

我们已经熟悉的戴眼镜的胖子列昂尼特·格里戈利耶维奇出现在车间中间的通道上并且晃动着粉红色的戏票。

“瞧！”他高兴地喊道，“两张马戏团的票，看熊去！”

薇拉叹了口气。他不安了。

“怎么，不用去看熊？”

“不，不是，当然可以……但是，您要知道，列昂尼特·格里戈利耶维奇，我们那时用勃拉姆斯把卡捷琳娜吓跑了。而热尼娅毕竟不是从冻土带来的。她是从音乐学院来的，我们的业余文娱活动全靠她。但愿一开始她别被熊吓跑了。”

“您说得对，完全正确，”他泄气了。

“也许这样吧，热尼娅恰恰应该去听听勃拉姆斯？”薇拉微笑了，“还有，您有问女人岁数的习惯。”

“那怎么，我不能知道她的年纪？”

“可以。但是往往……”

下班后，薇拉又拐进浅蓝色的小邮亭。

她从小窗口里取出几封挂号信，很快地瞧了瞧地址，选中了其中的一封，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拿出一张男人的照片，用审慎的眼光端详着。

弗罗洛夫穿着海魂衫和裤衩冲进自己屋里，用抹布抹去桌上的灰尘，把凳子整齐地放在桌子周围，把书架上的书摆整齐，非常认真地用手掌把铺好的床抹平——“有棱有角”的。

哨声响了——小柜上电炉烧的水开了。弗罗洛夫关上电炉，插上电熨斗，拿起茶壶和装茶叶的小铁盒，把茶叶放进去，加上开水，用一条餐巾盖住它——让它泡一会儿。然后，他把裤子铺在桌上，开始用熨斗熨出像刀刃一样锋利的裤线来。从弗罗洛夫所做的一切可以察觉到他所热爱的“舰队的纪律”和单身汉的利索劲儿。

有人敲门。他急忙穿上还没有熨好的裤子去开门。来人是情绪激动的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

“瞧！”她递上一张宣传画，“我刚从红色角落的门上揭下来的！”

弗罗洛夫吃惊地一看：宣传画上画的就是他。画得非常像——穿着海魂衫、喇叭裤，脸上有一道伤痕，头上缠着海盜巾，手里拿着一个大话筒，话筒里传出的都是惊叹号。画下面有一首诗：

许诺又多又好，

我们冒险的海盜，

做事又软又胆小，

没有“学习室”，厨房也没处找。

“是这样！”弗罗洛夫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谁画的？”

“拉普乔娃！我警告过您，拉普乔娃……”

“拉普乔娃就拉普乔娃，”他打断她的话，“把画图画的人叫来！”

“这就去，这就去……诗可能是泽琳斯卡娅写的……”

“把她俩都叫来！再把宿舍委员会的人都集合起来！”

早晨。弗罗洛夫在一扇用皮革包着的门上按铃。铃声从住房里传出来，但弗罗洛夫仍不松手，直到吓着了的伊里亚·叶菲莫维奇穿着睡衣从门里探出头来。

“快走！”弗罗洛夫一下截住了他所有的问题。

“去哪儿?”

“去宿舍。大家都等着。”

从住宅的深处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出了什么事?谁在那儿?”

“索涅奇卡，是维坚卡!”伊里亚喊道，“他星期天睡不着，决定把我们也吵醒。这个乐天派……”

弗罗洛夫笨拙地把他连人带睡衣抱了起来。

“你用诺言喂了我两个月就算完了!跟我一起去，自己去向大家许诺吧。最后一次，并且要有确切的期限。”

“放开我!”伊里亚·叶菲莫维奇挣扎着，“我哪儿也不去!”

“你不去，那我抱你去!”

看来，弗罗洛夫已经准备把这个威胁付诸实践了。

“那就走吧，”伊里亚·叶菲莫维奇软了，接着又悄声说，“只是别告诉索涅奇卡说我们到姑娘们那儿去，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喜欢这样。”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很熟练地驾驶着“日古里”牌小轿车，并且责备弗罗洛夫，

“我还以为给童年的朋友安排了个好工作，他会说声谢谢……不——不，维坚卡，我要解除你的职务，解除。”

“到那时我就会对你说非常感谢了。但是，在你暂时还没解除我之前，我可要警告你，你别想安静——我可是水兵出身!”

“你是个傻瓜。到春天我们就盖新宿舍了。”

“我们会等到春天的。但是现在——履行你的诺言吧，否则……”

“维——佳，”伊里亚呻吟起来，“你真是个孩子!如果主楼出了毛病，就会卡我的脖子，仓库出了问题会压弯我的背，车间修不好，我的背就得弯得更低……而宿舍呢，顶多在厂工会里让我跪地毯。聪明吗?”

“不，很笨。宿舍里住的是人，是工人。没有工人，你所有那些车间和仓库都得见鬼去!”

“哎呀呀，维坚卡，看来你是个扇风点火的家伙……还是让我们来谈些什么抒情的吧。你怎么总也不到我家来？找到新朋友了？”伊里亚吃地笑了，“要不，是女朋友？”

“没有，”弗罗洛夫简短地回答。

“没必要，”伊里亚很正经地说，“一个人混日子够了！”

“伊里亚！”

“维佳，”伊里亚叹了口气，“妻子走了的，你也不是第一个。”

“她不是走了，”弗罗洛夫闷闷地说，“我在海上时，当我和朋友们值勤之后一起歌唱‘哪怕风暴，哪怕浮冰，妻子忠诚地等待着水兵’时，她逃跑了。……我再也没有唱过这首歌，再也不唱了！”

他突然沉默不语，脸上的伤疤扭曲了。

“维佳，但是怎么能只为痛苦生活呢！已经五年了……”

“七年。”

“那就更糟。就因为这痛苦，你把自己的心脏也弄坏了。”

伊里亚把方向盘一转，猛一拐弯，把人行道上一个呆头呆脑的行人吓得一跃而起。岗亭里的民警挥了挥手。

“他是叫你吗？”弗罗洛夫有些担心。

“是的。向我致意，”伊里亚微笑了一下，“顺便说说，我是这城里的名人，群众的宠儿！”

轿车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飞驰而过，掠过几条僻静的小巷，猛一刹车，弗罗洛夫的鼻子撞到了玻璃上。

一群姑娘高举着一张宣传画在集体宿舍的台阶上迎接他们。艺术家以熟悉的笔触逼真地再现了站在台上的伊里亚·叶菲莫维奇。他像毁灭之神一样晃动着十只手，肥皂泡沫从他的嘴里飞溅而出，夹带出一张张写着“修理”、“厨房”、“学习室”等字句的小纸条。画下面有一首诗：

我们都了解别林斯基，

一起向他深深致意！

他是自己诺言的主人，

想做就做，不想就别做！

“这……什么？”伊里亚·叶菲莫维奇挤出这么一句。

“我不是说了吗，大家等着你。”弗罗洛夫走到伊里亚前面，打开他那边的大门说：

“请吧，群众的宠儿！”

学习室里的床已经搬走。姑娘们摆好了带有制图板的桌子，把教科书在书架上放好，检查着一个个台灯。

“小姑娘们，挺好的！”加林娜居高临下地环顾着说，“再也不用在房间里弯腰曲背了。”

“让我们把桌子搬动一下，光线从窗子那边来，台灯放在左边。要知道，我们是用右手制图的。”

“可我是左撇子！”不安静的拉普乔娃声明。

“我们给你一张专用的桌子，”加林娜答应她。

五楼，新厨房里的库存物已经搬走，工作正热气腾腾地进行着。姑娘们擦洗着炉灶，在小桌上铺上漆布，把炊具在碗架上安放整齐。

薇拉郑重其事地从烤箱里拿出一个焦黄色的蛋糕。

无处不在的拉普乔娃冲进厨房哇哇地喊叫：

“凡事开头并不难！呸！呸！呸！”

薇拉默默地向她挥了挥手，专心致志地把蛋糕放入盘里，并在蛋糕上插了一把小刀。姑娘们围在她身旁。

“给弗罗洛夫留一块吧，应该有他一份！”米拉奇卡提醒说。

“哎呀，这个海盜！哎呀呀，他可把可怜的姑娘的头给搅晕了！”拉普乔娃数落起来。

“你疯啦？”米拉奇卡生气了，“他都挺老的了！”

姑娘们憋不住笑出声来。这时，弗罗洛夫正探头往厨房里瞧呢。

“心灵感应！”拉普乔娃吃吃笑着说。

大家的笑声更高了，弗罗洛夫怀疑地看了看说：

“喏，安排得怎么样了？好像有些不……”

“一切都OK！”拉普乔娃递给他一块蛋糕，“庆祝公共饮食企业开张，感谢您，请别嫌弃！”

弗罗洛夫稍似犹豫地接过蛋糕尝了一口。

“嗯……嗯！”他甚至眯起了眼睛。

“喜欢吗？”薇拉高兴了。

“非常喜欢！”他送进嘴里的已经不是一小口，而是一大块了。

“您瞧，挺香的吧，可您却不和我们建立友谊，”拉普乔娃接着又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您怎么，很不喜欢女人吗？”

弗罗洛夫咽下一口蛋糕，严肃地回答：“不喜欢。很不喜欢。”

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米拉奇卡缓和了气氛：

“在您遇到我们的薇拉之前，您是不会喜欢女人的。”

“柳德米拉！”薇拉不高兴了。

“她是说，”拉普乔娃很快接上话题，“你会找到维克多·彼得洛维奇唯一喜欢的那个女人。”

“未必见得，”弗罗洛夫皱着眉头说，“再说，怎么会想到这个……”

“什么？”薇拉惊觉起来。

“就是这个……说媒。在我们这个时代！”

“任何时代人们都在相互寻找，”薇拉平静地回答。

这时，拉普乔娃为女友感到委屈，她说：

“顺便说一句，薇拉奇卡的奶奶给半个省的人都说了媒，甚至给省长本人说呢！”

“他需要这样，省长嘛！”弗罗洛夫冷冷一笑。

“别说风凉话！”拉普乔娃打断他，“薇拉的妈妈把全村的人都说合了，而与此同时，她还是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呢！”

“哦，”弗罗洛夫点点头，“祖祖辈辈都干这个！”

“是的，祖祖辈辈！”薇拉挑衅似地应声答道。突然，她微笑着问，“真的，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漂亮的未婚妻……”

她来不及把话说完——被弗罗洛夫尖厉的喊叫声猛一下噎住了，

“不！！！”

又响起了婚礼进行曲。全宿舍五层的窗户都打开了。人们向一对高个子的新婚夫妇——加林娜和谢苗诺夫——挥手致意，向他们送去美好的祝愿。

婚礼的队伍庄重地沿着充满秋色的小径从台阶向饰有彩带的轿车走去。加林娜拥抱了薇拉，让这个身材不高的女友的鼻子贴在她胸前。后来，未婚妻终于松开了薇拉，坐进轿车；未婚夫深深地弯着腰，也跟着未婚妻钻进车里。

薇拉站在那里，比其余的人更长久地注视着远去的轿车。

初雪是静悄悄的、柔和的，刚触到地面就融化了。然而这毕竟是雪，它像即将来临的节日的预兆，在街灯下闪烁。

一辆出租车驶近宿舍。一个长着蓬松胡子的东方男子把一个哭着的女人——我们熟悉的、挺讨人喜欢的淡黄头发的尼娜奇卡——从车里拉出来，找到台阶前……

他把尼娜奇卡往薇拉屋里一推。

“还给您！”他郑重地、愤怒地声明。

尼娜抽抽嗒嗒地哭着，薇拉却奇怪地微笑着。

“您好啊，古拉姆。你好，尼娜奇卡。发生了什么事？”

“还给您！”古拉姆慷慨激昂地重复。

“什么……还？”

“他要把我还回来，”尼娜号啕大哭。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们坐下吧，宽宽衣服。”

尼娜顺从地脱去外套，“啪”地一下坐到凳子上，而古拉姆还是站在那里，只把帽子摘了下来。这时可以看见，这个美男子的胡子很茂盛，而头顶上却荒芜得很，如果不说它是一片空白的头。

“我来归还我的妻子尼娜·阿历克桑德洛夫娜！因为我的妻子辜负了我所期待的幸福家庭生活的希望！”

“请确切些讲？”

“您对我说过，‘尼娜美丽，尼娜善良，尼娜在工作上是很受尊敬的’，说过没有？”

“说过。”

“这是确切的事实。”

“喏！”薇拉高兴了，“那为什么……”

“但是您没说，尼娜根本不会做饭！”

“我会做饭，会做的，”可怜的尼娜大哭着说。

“好吧，你会做，但我不会吃你做的东西。”

“鸡蛋呢？”

“早晨鸡蛋，中午鸡蛋，晚上摊鸡蛋！我甚至给尼娜送了一本关于美食和保健食品的书。”

“那现在呢？”

“现在尼娜了解了俄罗斯、法兰西、日本的烹调……但却不知道肉饼里需要放肉！”

尼娜的轻声哭泣应和着他那愤慨的言词。

“我瘦了，”古拉姆烦闷地继续说，“我消瘦了，工作时我情绪低落……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什么是最主要的？”薇拉很感兴趣。

“您知道，”他很信任地说明情况，“我是格鲁吉亚人。”

“我知道，”薇拉点点头。

“不，您不知道。对于格鲁吉亚人，家庭就是饭桌。我的朋友来了，亲戚来了，我怎么迎接他们？在什么样的饭桌旁我举起酒杯祝福他们身体健

康、生活美满？这是我的羞耻，您明白吗？这就是我把心爱的妻子尼娜·阿历克桑德洛夫娜还回来的原因。”

“古拉姆奇克！”尼娜跳了起来。

薇拉让她坐下，说道：

“你怎么啦，尼娜奇卡？不，他嘛，当然表现得有些像封建残余：归还妻子——不归还……”

“等一等！”古拉姆又要开始进攻。

“不，现在您得听我说。是这样，尼娜奇卡，他嘛，封建了些，”薇拉加重语气重复说，“虽然他说得有些道理。我也曾提醒过你，一个家庭嘛，不仅仅是格鲁吉亚人的家，总是靠女人维护和支撑的。”

“说得棒极了！”古拉姆赞叹着说，“尼娜，你明白了吗？你的聪明的女友说什么来着？你记住了吗？”

“明白了，”尼娜嚤嚤地哭着，“记住了。”

“那我们走吧。”

“去哪儿？”薇拉问。

“回家！”

古拉姆拉起尼娜的手，但薇拉把他俩的手掰开。

“不，您已经把她还回来了，那么，我接受。”

“怎么？！”

“是这样。你们的婚姻就是我的婚姻，是我的事。两周以后……来领尼娜吧。她将成为一个烹调能手。”

“为什么？我已经从赞格祖里把妈妈请来了。妈妈会教她的……”

“不，”薇拉坚决地重复，“我自己办的婚姻我自己修正。尼娜留下。”

“我还是不是丈夫？”古拉姆火了，“我对不对？”

“您是丈夫，您是对的。尼娜不对，”薇拉微笑了，“但是，法国人怎么说来着？如果女人错了，应该请她原谅。”

白雪皑皑的冬日早晨。整个宿舍的人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去上班。严寒也在驱赶着姑娘们。她们裹着短而轻的皮大衣，把鼻子藏进衣领里。然

而，在这条清晨的人流里，谈笑声像往常一样，并没有沉寂。

变得几乎认不出来的拉普乔娃沉着脸赶上了薇拉，边走边冲口而出：

“薇尔卡，告诉我，为什么男人一见我就急忙闪到一边？”

薇拉收住脚步问：

“你怎么啦，丽萨？”

“怎么，怎么……昨天晚上鲍尔基柯夫……就是那个在十月节认识的，瞧那个可怜虫的样儿，连他也跑了！”

薇拉默默地向前走。但是，拉普乔娃紧跟着她，等待回答。

“你明白吗，”薇拉小心翼翼地说，“你……怎么向你解释呢……你是一个有个性的姑娘。”

“我不明白！”

“喏，有这样一部影片——《有个性的姑娘》，还有别的电影……在那里，号召我们向男人们表现出性格：说是，瞧，我多么大胆，多么独立。”

“你以为，应该跪倒在他们脚旁吗？我都想唾他们一口！”

“那你就唾吧。只是当你不再唾他们，而是尊敬他们时，他们会更爱你。丽萨，男人也是人啊。”

拉普乔娃被这项发现弄得有些迷惑不解。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投入战斗：

“这些都是守旧的习惯，薇尔卡！而我们是现代化的姑娘！”

“但是，男人们要古老些。他们期待着温柔和女人的抚爱，”薇拉叹了口气，“你明白吗，丽萨，你与他们似乎处于战争状态。你时刻警惕着，准备战斗。而男人们希望和平共处！”

薇拉坐在自动货车上到她自己的车间去。她还是用那种抱歉的语调与那个长着雀斑、严严实实地包着头巾、只露出鼻子的女司机玛莎谈话。

“没有，玛申卡，暂时还没有。不知为什么没结果。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但是总归会有的。我觉得，很快就会有有的。”薇拉鼓劲儿似的微笑了，

“你别灰心，应该抱希望。”

“我抱着希望呢，”玛莎没有回答她的微笑。

车间里响着惯常的隆隆声。薇拉像平时一样灵巧麻利地干着活儿，专注认真，一发现故障就立即排除。

米拉奇卡已经能相当独立地在旁边的一排机床前工作了。

休息时，薇拉坐在医务室的沙发上与背对着她的一个棕黄头发的护士说话。那姑娘正认真地把一个个药瓶放进柜子里去，似乎想用这个工作来迴避薇拉心平气和的谈话。

“不，你说，柳霞，是你自己说的：我累了，我被他弄得太累了。你说了吧？”

“嗯，”柳霞嘟哝了一句，没有转过身去。

“你自己还求我，给我找一个正常的，安静些的吧……总之，正派的。求了吗？”

“嗯。”柳霞承认了，还是背对着她。

“我给你找到了。但是怎么样呢？工厂甚至答应分配给伊格纳季·彼得洛维奇住房了……可昨天米奇卡又到你那儿去了。而且又是喝得醉醺醺的。你怎么又自找苦吃呢，当你已经有这样幸福的前景的时候？”

“可是爱情呢？！”柳霞猛然回身，那一对绿色的大眼睛盯着薇拉。薇拉经受住了她的目光，声音变得稍有不满意：

“爱情？……当然啦，只是你和他的爱情会过去的，柳辛卡……而生活的前景却保留下来了……”

下班后，薇拉又跑到邮局去。

她往冻僵的手指上呵着热气，从书包里取出几个信封，还有照片，报纸，做起了习惯了的工作：把照片装进信封，写上地址……

走进宿舍的入口处时，薇拉看见一个穿着农村的羊皮袄、包着毛乎乎头巾的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女领班对面。她俩正就着糖块喝茶。

“安娜·普洛柯菲耶芙娜，路上辛苦了！”薇拉走上前去，“您怎么在这儿……”

“拉丽斯卡不让她进去，”齐娜大婶解释着，“瓦莲金娜犯错误了。”

“什么？！”薇拉火了，“我们走，安娜·普洛柯菲耶芙娜！”

“不，不了！不让瓦列奇卡住宿舍了。我坐一会儿就回家去。”

“您坐着！别说回家的话！我这就来……”

在红色角落，一个垂头丧气的姑娘站在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面前，有气无力地嘟囔着：

“得了，拉丽莎·格恩娜，得了，我保证，请相信……”

“你呀，舒宾娜，已经保证多次了，而且我们也已经相信过了。”

“得了，拉丽莎·格恩娜，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撵走了塔拉项斯基和奥尔洛夫。”

“得了，拉丽莎·格恩娜，我们复习代数嘛……”

门突然敞开，薇拉冲了进来。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我必须和你谈谈！瓦莲金娜，请出去一下。”

瓦莲金娜顺从地回避了。

“拉丽斯卡！你怎么啦？不让母亲去看女儿？”

“别激动，戈鲁别娃，”拉丽莎带着讥笑态度说，“我不是不让母亲去看女儿。你瞧瞧清洁卫生检查表。”

墙上挂着标上了房间号、日期和评分的清洁卫生检查表。拉丽莎指着全都是二分的那一栏：

“整整一个星期都这样。好吗？”

“不好！但是，这……”

“这还不算。还有，给她们房间挂上了‘共青团探照灯’的全部美术作品，但是这些‘探照灯’全都从墙上消失了。好吗？”

“是啊，不好，不好。但是，这种方法不……”

“你不用教我什么方法，我暂时还是这里的教导员。”

“好吧，”薇拉指着清洁卫生表上的一栏说，“我得的是五分吧？那么，安娜·普洛柯菲耶芙娜就是我的客人。我有这个权利吗？”

还没等到回答，她就向门口走去。

“有，”拉丽莎冷笑了一下，“尼恩卡在你那儿做了两个星期的客。喂，怎么样，教会她做夫妻俩的红菜汤了吗？”

薇拉猛地回过身来，走到她面前，轻声说：

“拉丽斯卡，你本来是挺快活的，现在为什么这么凶啊？”

“你善良！你为什么这么善良？！”拉丽莎喊叫起来，“和我同时，也给你分房子了，可你真善良，让给茹柯夫一家了！”

“他们有孩子，”薇拉平静地说，“还会分给我的。”

“是啊，你善良嘛！可你回忆一下，我们怎么在旧宿舍里过的。没有热水，没有煤气——生炉子，冬天穿着外套睡觉，你记得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拉丽莎含着眼泪喊叫，“因为姑娘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事，而且不想知道！她们什么都有——有水，有煤气，有厕所，有电视机，——可她们还嫌不够，你再尊重她们，就得在她们面前铺上红地毯了！”

她嚷嚷完了就不再作声，费力地喘着气。薇拉碰了碰她的肩头说：

“你感到孤独，拉丽莎……是吗？”

“你不吗？”拉丽莎疲倦地问，“你怎么，不是一个人吗？”

“不，”薇拉回答，“我不是一个人。我和大家在一起。”

星期天。薇拉在宿舍附近散步。她不时地磕碰着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在严寒中散步时间太长了。当她走到林荫道的尽头又往回走时，灌木丛中钻出一个敞着外衣、没戴帽子的小伙子。

“你好，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全俄罗斯的母亲！”

他好不容易站稳了，深深地弯腰鞠躬。薇拉想绕过他，但他摇摇晃晃

地挡住了她的路。

“别着急走，跟孤独的旅行者谈谈嘛。”

“可是，米佳，怎么跟你谈呢？你从早晨就……”

“你错了，我从昨天就开始了，”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突然，气势汹汹地把脸也扭歪了。他抓住薇拉外套的翻领说：“听着，你这母亲——庇护人！你再也别把柳霞从我这里拽走！你再对她说一句反对我的话，我就把你……”

“别这样，米奇卡！你好好想想：不是我把柳霞拽走的，而是你那副永远不干净的嘴脸。请原谅我的直率。”

她避开他，继续沿着小径往回走。米奇卡跟在她后面，愁闷地说：

“我爱她……爱得不能活了！”

“正常的人为爱情而欢乐，而你却酗酒。”

“因为柳西卡赶我走，我才喝的。”

“因为你喝，她才赶你。她赶你，你才喝，绕了一个圈子，是吗？”

米奇卡只是沉重地叹了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问：

“那么，这个伊格纳季·彼得洛维奇滴酒不沾吗？”

“为什么不喝？他也喝，只是适量的。”

“你给他们准备婚礼了。”

“不是我准备。这事得由他们自己决定。”

米奇卡又一次扑过去抓住她的衣领，吼叫起来：

“我给他们决定！我来决定他们的生活，决定我自己，还决定你！”

突然，米奇卡猛地挨了一击，摔倒在雪堆上。当他老老实实从雪堆里钻出来时，看见弗罗洛夫站在他面前。

“啊——，海盗！”米奇卡跳了起来。

“怎么样？”弗罗洛夫威胁着向他走近一步。

薇拉急忙插到两个男人中间。

“别这样！你们怎么啦？……米佳，回家去，以后我们再谈……维克多·彼得洛维奇，他喝醉了，别碰他……”

她在他俩之间转来转去。一会儿转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又转到另一个跟前。最后，她终于把米奇卡拽到一边。

“走吧，米奇卡，休息一会儿……”薇拉说着把他拉得更远些，“我们以后再聊聊……”

被软化了的米奇卡听话地走了，但是，告别时他威胁地说：

“没什么，海盗，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弗罗洛夫想冲上去追他。薇拉扔下米奇卡，抓住了弗罗洛夫的手。

“别这样，维克多·彼得洛维奇，别这样，您姿态高些……”

“海盗，嗯？”弗罗洛夫平静不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了，海盗……谁想出来的？！”

薇拉不由得微微一笑，为了掩饰，她很灵活地改变了话题：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听说您搞到瓷砖了？”

“搞到了！而不是打破了，穿洞了，咬碎了！”

“得了，得了，您是我们的好样的！”

“你们的！我在你们这儿鬼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了！”他一反常态激动地讲起来，“变得像个总务主任。更糟糕——普留什金^①！一个小铁片也舍不得，还捡钉子，装玻璃……活像普留什金，还得跑市场；买修洗脸盆的石板瓦，涂镶木地板的干性油……”他突然收住话题问：

“那家伙是谁？”

“谁？”

“就是袭击你的那个。”

“米奇卡？不是他袭击，而是爱情的愁闷袭击了他。一般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众所周知，小伙子不错，伏特加错了！”

他们走到宿舍前。

“我再散一会儿步。”薇拉停住脚步。

① 普留什金是果戈里的作品《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非常吝啬。——译者

“您还往哪儿散步？”弗罗洛夫以水兵的直率生硬地说，“您的鼻子像根胡萝卜！”

“是吗？”薇拉伤心地用手套擦了擦鼻子。

“我们进去吧，走吧，趁这会儿还没冻僵。”

“我不能进去，”薇拉不太情愿地承认，“我那儿有客人。”

“客人？而您在这儿？”

“我在这儿，伊丽娜在阅览室，米拉奇卡去电影院了，而拉普乔娃·丽萨和列夫·安德烈耶维奇在我们那儿。明白了吗？”

“一点儿也不明白！”

“是这样。拉普乔娃与自己的邻居们不太和睦，而安德烈耶维奇是外地来的。”

“是这——样！”弗罗洛夫火了，“这是宿舍还是约会室？”

“您别往坏处想，”薇拉安慰他，“他们总不能在外面挨着冻谈话吧？”

“没得说，”他摊开双手，“女人的逻辑！”

“有什么办法呢，”薇拉叹了口气，“女人至少还有女人的逻辑，而男人连这也没有。”

弗罗洛夫一摔门，整个宿舍都震动了，而薇拉又用手套擦了一下鼻子，转身沿着小径往前走。

新年临近了，全宿舍都准备好迎接它。姑娘们卷头发，理发型，有的束成马尾型，有的散成披肩发，有的盘成塔型，有的梳成平分头的直发。

她们画眼圈，抹口红，抹了擦，擦了抹。在白白的脸庞上涂胭脂，又在胭脂上扑香粉。

节日的盛装她们试了脱，脱了试，为的是寻找一件能在新年之夜使某个人倾倒的式样。也许，那个人能给即将来临的一年中其余的日日夜夜带来幸福。

所有厨房的煤气灶上都在炸呀，蒸呀，为会餐准备着花样繁多的菜肴。在宿舍的礼堂里，由几张桌子拼凑的大餐桌已经组合成了。

在宿舍入口处，在一棵新年大松树旁，齐娜大婶头戴亮闪闪的雪姑娘头饰，阻挡着修饰一新的男士们组成的迫不及待的人流。

“瞧这些人！说过了，十一点以前不行！”

男士们抱怨不已，但还不过分，他们还算遵守纪律。

在礼堂里，弗罗洛夫正用改锥修扩音器。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在研究磁带录音上的节目单：

“‘布尼……埃姆’……‘阿巴’……‘成吉思汗’，嗯，当然啦，太晚了些，但还是应该明确一下，唱的都是什么，歌词意义怎样。”

“什么意义？”弗罗洛夫感到奇怪，“全都是‘阿艾·洛美·尤’。”

“是吗？可是我的一个挺要好的熟人，”她强调了一下，“懂外语的，说是在那边不都是无毒无害的。除了爱情，还歌唱金钱的威力什么的。还有，请原谅，他们还歌唱性交呢……我们的人也许不那么理解。”

“可是，不懂语言怎么理解？”

“是啊，”她放心了些，“感谢上帝，学外语是中学教学大纲里的事情。”

薇拉穿着睡袍，光脚穿着拖鞋，拿着一盘蛋糕跑进屋来。

“赶趟了！现在还得涂上些颜色……”突然她担心地闻了闻蛋糕，“烤糊了？怎么冒烟……”

不，不是蛋糕冒烟。背对着她坐着的米拉奇卡正想把没抽完的烟往床头柜里塞呢。

“你抽烟了？”

“怎么，不行吗？”米拉奇卡挑衅似地说着就坐到镜子前的凳子上。

薇拉“啊”了一声：米拉奇卡的脸像是上了油漆，眉毛被拔光了，口红抹得足有半张脸那么宽。

“你搞的什么名堂？！”

换了装的伊丽娜从柜子里探出头来。她也变得面目全非：轻浮的微笑替代了平日一本正经的表情。

“你嚷嚷什么？我们给她整容了，最时髦的！”

薇拉把她俩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更加吃惊了，

“小姑娘们，你们已经喝过了？！”

“怎么啦？不行吗？”米拉奇卡又挑畔似地重复了一句。

“新年，新年，大家快活！”伊丽娜哼着小调。

薇拉把烟头往小盘子里一扔，拽着米拉奇卡到洗脸池前，把她的头往水龙头下按。米拉奇卡拼命地喊叫，但薇拉有力的双手把她的脸擦洗乾淨。

“让米尔卡安静些吧，”伊丽娜有些烦闷地说，“她遭到了不幸。”

“不幸？”薇拉吓得一松手放开了米拉奇卡，“什么不幸？”

“瓦洛奇卡没有向她祝贺新年。”

“这个不幸！”薇拉放心地大笑起来。

米拉奇卡利用这瞬息的自由，抓起毛巾，疯狂地边擦边哭诉：

“不祝贺就别祝贺！我也不想要！”

“可你，伊拉？……为了安慰这孩子就喝酒……”

“会喝就喝呗！”伊丽娜打断她的话，“安慰——这是你的事。来吧，来吧，鲁卡——伟大的安慰者！”

薇拉责备地看了伊丽娜一眼，一边拥抱米拉奇卡，一边帮她擦乾头发。

“你真是个小怪物，瓦洛奇卡在千里之外。北方有暴风雪，还刮飓风，打电报也得一个星期才到呢。”

米拉奇卡像一只淋透了的小麻雀。薇拉用被子裹住她的肩，像抱孩子似的摇晃她。

“也许，瓦洛奇卡现在正在站岗，在想念你呢。他写来过多么好的信啊……要不，我们再看一遍？”

“不用，我不是因为瓦洛奇卡……就是说，不只是因为他……我只是感到很忧伤……”

“怎么突然这样？”

“因为新年……我每次都在家过新年。和妈妈一起……我想妈妈！”

薇拉把她抱得更紧些，抚摸着她湿漉漉的头发说：

“当然会想妈妈的，那又怎么样？我自己第一年就跑回家三次……后来

明白了，这里也是我的家。应该在这里生活，并且爱它。当然也不会忘记老家和妈妈。明白吗？”

“明白。只是我很忧伤……”

“忧伤，这是常有的事。但是抽烟，涂脂抹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会更忧郁。我们最好现在就去迎接新年，到大伙那儿去，好吗？”

“去吧，只是妈妈……还有瓦洛奇卡……”

米拉奇卡怪可怜地哭了起来。先前漠然地站在窗前的伊丽娜也忍不住拥抱了她。

“得了，什么瓦洛奇卡？瓦洛奇卡？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那儿有飓风，还有……暴风雪。”

“暴风雪，”米拉奇卡含着眼泪确认了。

“那还用说！你的瓦洛奇卡会出现的，你很快就休假回去看妈妈，再说，你哭叫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最最好、最最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朋友，我们重新打扮一下。只是要文明些，”薇拉微笑了，“新年马上就到了！”

在会餐桌旁散坐着被邀请来庆贺节日的男客们和穿着节日盛装，几乎焕然一新，因为激动异常而变得更加漂亮的集体宿舍的住户们。

弗罗洛夫举着高脚酒杯站着，因为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钟声在鸦雀无声的礼堂上空回响。随着最后一下钟声，弗罗洛夫把酒杯举得更高些，喊出了那几句传统的，因而更加激动人心的话：

“新年好，亲爱的同志们！祝大家新年幸福！”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酒杯碰得叮当响，节日的欢笑声连成一片，这气氛真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半夜，大家庭解体了。桌子被推到墙根，给舞会腾出了场地。扩音器以最大音量播送着现代节奏的音乐。然而，每一对舞伴都各具舞姿。

胖胖的戴眼镜的列昂尼特·格里戈里耶维奇与也是戴着眼镜的、但身

材苗条的热妮娅步调平稳地转着华尔兹，他们全然不顾演奏的根本不是华尔兹舞曲。

脸颊红通通的米拉奇卡已经忘记了忧伤，与一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合着音乐的节拍跳出矫捷的舞步。

拉普乔娃和一个比她矮半个头的男子共舞。她探过他的肩头，向笑得半死的女朋友们扮着鬼脸。

棕黄头发的护士柳霞与外表庄重的伊格纳季·彼得洛维奇迈着缓缓的舞步过来了。坐在热热闹闹的一群人中的米奇卡看了她几眼，目光中充满了激情与愤怒。但是，柳霞让舞伴转过身子，为的是她可以背对着米奇卡。

薇拉、伊丽娜和另外几个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妇女已经不再期待有人来邀请她们跳舞，她们只是在欣赏跳舞的人们。在这个同龄人的小圈子里，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显得很活跃，她已经忘记了自己那教导员的身分，以及关于外国文化起“破坏”作用的话题。

扩音器里的音乐变得懒洋洋的，毫无疑问，是有关爱情的音乐。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在女伴们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宣布：

“无韵律舞曲！女士们邀请舞伴！”

于是这一群妇女按照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的信号，一起走到弗罗洛夫面前：

“请允许我们邀请您跳舞！请不要拒绝！”

弗罗洛夫不知所措地矗立在她们面前：

“我一般……这种事我不……”

“没关系，我们教你！”拉丽莎紧追不舍，“随你挑——都是工厂的优秀分子！”

他往后稍退了一步，离她远了些，绝望地盯住了站在大家的后面，一点也不想跳舞的薇拉，出乎自己意料地问：

“可以……可以请您吗？”

“我？”薇拉感到惊奇，又突然急忙高兴地回答：“当然可以，请吧！”

她甚至自己拉起了弗罗洛夫的手，似乎害怕他会改变主意。女士们假

惺惺地发出“哎哟”声，装着感到很委屈的样子。只是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真的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

薇拉和弗罗洛夫一边犹豫地迈开了舞步，一边回忆着这已经忘却了的活动。他们因为自己的不灵活感到不好意思，因此沉默不语。

“您跟我们打交道很困难吧？”薇拉终于问道。

“为什么困难？一点儿也不，”他嘟哝了一句。

“啊，是吗！指挥我们这些女人，比指挥一艘军舰还要困难。”

“可我并没有指挥过军舰。只干到了上士。海军舰队上士。”

“那总是上士啊，”她尊敬地接了一句。

他们又沉默了，跳着舞，摇晃着。后来，她突然向他承认，

“您知道吗，是我首先叫您海盗的。”

“您？为什么？！”他委屈得完全像个孩子。

“是这样，还得请您原谅……因为您总是这么严厉，”她小心翼翼地触了他脸上的伤痕，“还有一个……是因为执行特殊任务吧？”

“这个？”他非常吃惊，“这是因为到邻居家去偷苹果！”说着又急忙补充了一句：“在七岁的时候。”

薇拉大笑起来：

“瞧这些小姑娘们，这些小傻瓜！都是从电影里的秘密行动中了解的，一位潜水艇的指挥官，执行特殊任务后的幸存者，因此在风华正茂时就退休了。”

“也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弗罗洛夫脸色阴沉了，“关于潜水艇，关于退休，还有风华正茂什么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

“心脏，”他简短地回答，“开始报废了。”

“请原谅……我不知道，”她担心起来，“如果心脏不好，也许，跳舞对您不利。”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马达当军人不灵了，对于和平生活，它还是正常运行的。”

“那就好，”她觉得很难为情，想要掩饰一下，“您别难过，和平生活里也很需要男人。”

他不说话。他俩继续跳舞。他们的舞步变得比较协调，平稳和一致了。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满怀妒意地注视着他俩。

窗外雪花飞舞。弗罗洛夫站在走廊里抽烟，薇拉坐在窗台上，继续低声讲话：

“不，依我看，您还是有些不明白……集体宿舍——这很重要，这不仅仅是没有家的人们的栖身之处，有成千上万的人从集体宿舍来来往往呢：有固定的工人，有季节性的建筑工人，还有大学生们……他们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各奔东西，但是带走了在这所共同的住宅里所积累的东西。”

“财产不多，”弗罗洛夫冷笑了一下。

“不对！请您好好听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集体一宿舍，就是集体的家。在这里什么都是一清二楚的，谁怎么样，什么也瞒不了——无论是好是坏。”

“是啊，是啊，整个生活就像在玻璃鱼缸里似的。”

“不是在金鱼缸里，只是大家都看得见。能立刻看见凶恶的，也能立刻看见贪婪的，还有邋里邋遢的……可谁愿意这样呢？因此就改进了，振作起来了。”

“是啊，立刻就被重新教育了呗。”

“不是立刻。有些人永远也教育不好。但大多数人都进步了，确实这样。因为集体宿舍里好事很多。像这样的友谊我在别处从来没见过，亲如手足。大家互相帮助，无论在什么地方，简直可以扑进怀里哭一场。而且，从集体宿舍嫁出去的都是最好的，请您相信……”

“又来了？！”他突然发怒了。

“什么又来了？”

“您又要给我说媒了？！”

“我——给您？连想都没想过……”

“想过的，想过的，这是第二次了！”

“得了，您知道……”

“知道，您除了这个，什么事也不想！”

薇拉被激怒了。她叹了口气，突然嚷嚷起来：

“谁会给您说媒？阴阳怪气的，成天愁眉苦脸！”

“您呢，媒婆！给人说媒的婆娘！”

“可是您……您……您是海盗！”

她呆住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脱口而出的。他也僵在那儿。后来，他把烟头往通风窗里一扔就走了。

薇拉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背影，想说些什么，但仍然沉默着，把发烫的前额贴在玻璃窗上。

礼堂那边传来朝气蓬勃的乐曲。那里仍然喜气洋溢。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人们的欢乐与忧愁却处之漠然。薇拉茫然地注视着这明亮的夜晚，她真想哭一场。

后面传来了脚步声。薇拉冲动地转过身来。伊格纳季和柳霞沿着走廊缓缓地走来。薇拉目送着他俩远去，当他们即将下楼时，她突然嘶哑着嗓子喊道：

“柳霞，你能待一会儿吗？”

柳霞吃惊地转过身，向自己的同伴说了几句，便咯蹬蹬地向薇拉跑来。

“什么事，薇拉奇卡？”

“柳先卡！”薇拉拥抱着她热切地耳语：“扔了这个伊格纳季！扔了吧！快到米奇卡那儿去，他爱着你，你也爱他！”

柳霞的眼睛都快瞪到额头上了。

“你自己说的……”

“你别听我的！你听从自己的心声吧！即使他喝酒，喝吧，你得想法子用牙齿把他从酒瓶旁咬开，只是别伤害爱情！听见了吗，柳西卡，只是别伤害爱情！”

两个女人拥抱着，在走廊的一端窃窃私语，而伊格纳季·彼得洛维奇

在另一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大厅里乐声不断。窗外，新年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白色的、纯洁的雪花，就像更加美好的希望。

一个年青妇女狠狠地紧闭着双唇，她脸色苍白，在集体宿舍的走廊和楼梯上走过。她手上抱着一个用被子裹着的孩子。到处都有同情的目光迎送她。

她用脚踢开房门。薇拉慢慢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这个女人走进屋来，把孩子往桌上一放，漠然地说：

“瞧，这是你的作品。”

“阿霞，你好！坐下，宽宽衣服吧……”

薇拉想要帮她脱外衣，但阿霞猛地推开她的手，只是把头巾扯了下来，又重复说：

“你的作品，欣赏吧。”

“为什么是我的？”

“那是谁的？是你把我和他说合在一起的，是你教我的！”

“我没教你这个，”薇拉温和地说，“记得吗，你还非常幸福地跑来说，‘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姑娘！’你说‘蜂蜜一样甜！’”

“他是这么叫我的！可是当他看见了我的肚子，就说，‘你甜是甜的，只是我没有自己的糖罐！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即使草棚也是天堂，可和心爱的姑娘必须在住宅里！’”

“无耻！”薇拉骂了一声。

“是无耻，可还挺幽默……”

薇拉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你回家了？”

“回家了。家里发了善心，让我生了孩子。可后来爸爸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留在我们村里！你走吧，没有丈夫就别回来！’喏，怎么办？出个主意吧，你是我们的参谋嘛！”

薇拉控制住自己，平静地说：

“让我想想再出主意。你暂时住在这里。米拉奇卡休假去了，床是空着的。”

“你怎么啦？带着孩子会被他们从集体宿舍赶走的……”

“不会的，我负责，”薇拉俯身看着孩子，微笑着说：“再说，还是这么个可爱的孩子。女孩吗？”

“阿历克赛，”阿霞疲软地微微一笑，叹了口气说，“还长得跟这个寄生虫一模一样！”

“我们这就跟他面对面地谈一次。瞧这双小眼睛，它们能打动任何一个寄生虫的心。”

阿历克赛不知道担心，睡得又香又甜。

“一般来说，他很安静，没什么声音，”阿霞保证说，“大家都感到奇怪，他怎么这么乖……”

孩子睁开眼睛，哭叫起来。他那勇士般的嗓音传遍了整个宿舍。

厨房里的姑娘们都吓了一跳，仔细谛听着。

学习室里的姑娘们也从制图板上抬起头来。

弗罗洛夫惊诧得在走廊里站住了。

正在往清洁卫生栏上打分的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留心听了一会儿，又听了一会儿，向门外冲去……

“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在工厂委员会的会议上声明，“戈鲁别娃经常破坏宿舍的规定。她那儿经常有外人住着。尼娜·卡夫塔拉泽……没出嫁前姓奥勃列斯柯娃，在她那儿住了两个星期。后来，又是一个跟她完全不相干的农村妇女。现在，她又让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住在她自己那儿！总之，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要么——戈鲁别娃，要么——宿舍里的安静与纪律！”

“您说完了吗？”工厂委员会主席，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四十来岁的妇女问道，“大家谈吧，同志们。”

“关于孩子问题，”弗罗洛夫说，“我们这星期就安排到家属宿舍去。”

“哎哟，真的吗？”薇拉高兴了，“真是谢谢您了，否则我们……”

“等一等，戈鲁别娃，”主席打断了她的话，“让工厂委员会成员发言。”

“可是，顺便说说，我也是工厂委员会成员，”薇拉强调了一下。

“是啊，当然……我们也要听您的意见。弗罗洛夫同志，继续谈吧。”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在我们这里还是个新人，”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插话说。

“什么新人！”弗罗洛夫皱起眉头，“我完全准备负责。”

“跟您有什么相干？”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有些不安，“戈鲁别娃应该对她自己的那些糊涂事负责！”

“确实这样，薇拉，您有什么话说？”工厂委员会主席问道，“您认为对吗？”

“当然不对，”薇拉叹了口气，“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是否应该把尼娜送回家？也不能让瓦莲金娜的母亲呆在大街上，虽说她女儿犯了错误。关于孩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嘛，在阿霞的不幸中不是没有错误的……”

“瞧！”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更来劲儿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破坏纪律，而在于，戈鲁别娃总是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她的那个，不客气地说，婚姻介绍所……我们干吗视而不见？难道我们不知道？”

在这之前精神尚不振奋的工厂委员会，此刻似乎都开锅了，

“当然知道！听着都难为情！”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很正常的事情嘛。”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商人们的习惯。”

“她还到所有的报社去：请刊登征婚启事吧！可笑！”

“小市民！上个世纪的事！”

弗罗洛夫只是听着，不说话。工厂委员会主席的声音压过嚷嚷声，

“同志们，一个个说。我们先听听戈鲁别娃吧。”

“我不知道，”薇拉不知所措地说，“大家求我——我就帮助他们。人们在相互寻找……”

“对，相互寻找，也应该帮助，”一位身着严肃套服的妇女打断了她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怎么帮助？共青团委员会组织了交友俱乐部，工厂委员会组织了‘为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晚会。我认为，这是现代形式。但是，是你想取而代之嘛！”

“用不着取消！”薇拉激动起来，“俱乐部，晚会——这很好，这是必须的。但是你们明白吗……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来了，公开地来，说是我想嫁人。有些人，两个人单独谈要容易些，也就是说，隐秘些……”

“隐秘些？”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严肃地问道：“我们的隐秘应该展现在公众眼前！”

“怎么……公众？”薇拉大吃一惊。

“你别装样儿了，戈鲁别娃！”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说，“这里指的是，有公共的组成家庭的方法，也有你的地下活动！”

“为什么是地下的？我并没有隐瞒。再说，这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少些孤独的人就行。”

“什么叫孤独的人？”灰白头发的男子仍然那么严肃地问，“在我们这里，大家都生活在集体之中！”

“即使在集体中也有孤独的人，”薇拉叹了口气说，“尤其是在集体宿舍里。离开了家这条根，而新的根还没有强壮起来……我认为，我们工作人员的条例也写得不对。”

“什么意思？”弗罗洛夫问。

“就是说：‘给单身职工提供集体宿舍’。好像挺别扭的——给人一种孤独感。还不如写‘无家眷的人’”。

“得了，够了！”穿着严肃的套装的女士站起来强调这个时刻的严重性，“同志们，戈鲁别娃在利用一块非常重要的阵地：集体宿舍。而青年人把这块阵地看作是不可信赖的，不牢靠的，但它是我们未来生产的保证。”

“说得对，”薇拉接着她的话说，“生产需要有根基的人。而孤独的人无论如何是站立不稳的。”

“请不要用个人的小问题来偷换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薇拉反驳道，但声音不高，“我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全都不明白，”薇拉仍然声音不大地说，“个人问题，这并不是琐碎小事……这甚至是个很大的问题。而您呢，恰恰是不理解，或者是不讲实话。”

“什——么？”

“就是这样！”薇拉激动地一跃而起，“我们为什么生活？为了幸福，还是为了我们生产的多少公尺布料？集体的，个人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幸福的社会是由幸福的个人组成的！然而孤独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没有比孤独更坏、更伤心、更忧愁的事了！如果一个人心里感到很好，那么那些布料，成千上万公尺布料，甚至一切，都会有的！”

薇拉忽然不作声了。弗罗洛夫认真地、吃惊地看着她，仿佛是初次相遇似的。工厂委员会的人也都沉默不语。

“请原谅，”薇拉有些不好意思，“我好像在做报告……”

“不，一切都很有趣，”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冷冷一笑，“但没有说服力。你个人的例子就是反证。就说你吧，戈鲁别娃，又是先进工作者，又是指导员，总之，是生产上的骄傲，虽说你是孤单单的一个人。而且，无论你那婚姻介绍所如何活跃，也预见不到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

薇拉完全愣住了。她的双唇颤抖着。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工厂委员会主席很不满意。

“怎么啦？怎么啦？我只是想弄明白……”

薇拉推开凳子，跑出屋去。

屋里笼罩着不自然的寂静。

“得了，”灰白头发的男子说，“我们如何决定？”

“我不知道，”工厂委员会主席突然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顺便说说，我自己出嫁还是薇拉说的媒呢。”

薇拉把照片、信、报纸等一股脑儿从自己的床头柜里扔出来，泪流满

面地说：

“完了！现在完了！你们不愿意——就别要！我是个傻瓜，我是个地道的傻瓜！”

“你当然傻了，”伊丽娜观察着她的动作，表示赞同地说，“我早就说过了，你这是何苦啊！”

“我？如果谁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让他们自己去写，自己去找吧……”

“这才对呢！再说这都是胡扯——通信中的未婚夫！”

薇拉坐在地上，坐在一堆微笑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中间，像发誓似地说：

“完了！结束了！再也不为什么了！永远不！”

她还没说完就突然打住了。

“喂，还有什么？”伊丽娜笑着问。

薇拉没有回答，站起来坐在伊丽娜身旁说：

“不，你别以为什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但是还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最后一件了！只是你别激动！”

“为什么我应该激动呢？”

“你明白吗，伊拉，有一个启事……他是从里加来的，工程师。他描写了自己的理想。”

“就是一辈子要寻找的姑娘？”

“是的，他就是这么写的。你怎么知道的？”

“这些怪人们还能写什么？”

“别这样，伊拉……你还是听我讲吧。他描写了年龄、性格、个子、身材、文化程度和习惯爱好……”

“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

伊丽娜想站起来，但是薇拉按着她的肩膀说：

“等一等，伊拉奇卡！我讲这些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就是说，连性格加外貌，还有习惯爱好……这一切就是你。”

“我？”伊丽娜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猛地收住了笑声，“不，你简直不正常，你想，我能允许自己……”

“伊丽娜！”薇拉急匆匆地说，生怕被打断，“我给他写了信并寄去了你的照片，他回信说，你恰恰就是他生活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他想和你认识，他已经飞来了，一小时以后就到达这里。”

伊丽娜目瞪口呆，愣愣地直视着前方。薇拉不安起来：

“伊拉，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伊拉奇卡？”

“你……你……”伊丽娜喃喃地发出声音，突然喊叫起来：“你为什么把我的芬兰连衣裙送去洗了？我说过多少次了，芬兰连衣裙我自己洗！”

婚礼进行曲又响起来了。仍然是这条林荫小道，只是它被白雪覆盖着，小道两旁的树木也蒙上了白霜。一对新人告别了集体宿舍，伊丽娜和淡黄头发，长着大胡子的从里加来的未婚夫。

“这座五层楼宿舍所有的人都从窗户向他们挥手告别。又是分别前的拥抱，又是最后的吻别，汽车远去了。

薇拉仍然站在那里，比其他人更长时间地目送他们。

阳光明媚的绿色的春天来了。

集体宿舍新的多层建筑的玻璃窗和铝合金的窗框装饰闪烁着光芒。宿舍里还没有住人，因为正在进行扫尾工作，园艺工正在整修花园，屋顶上正在浇沥青。

房子里，快乐的星期日义务劳动热火朝天：旧宿舍的住户们，女宿舍和男宿舍的成员们，正在工作。他们希望这所新的建筑物早些交工，它如今已是他们共同的家了。

薇拉和女朋友们在楼上擦玻璃窗。从那里可以俯瞰城市的全景。

“真美啊！”米拉奇卡赞叹着，“只是我想住下面些，头晕，真可怕！”

“这次一个房间只安排两个人，要寂寞了！”一个黑头发皮肤黝黑的姑娘说。

“不，两个人一间好，安静些，”一个年长些的妇女说，“还听说，老兵们，就是在厂里工作十年以上的人，一般都一人一间。薇拉，你听说了吗？”

“薇拉有什么？”拉普乔娃插嘴说，“到夏天就给她分一套房子！”

薇拉不吭声。

两个小伙子登着高凳梯在走廊里挂吊灯。

“你们好，邻居们！”其中的一个发出问候。

“谁是邻居问谁好去！”拉普乔娃立即斥骂着回答，“我们这一层不邀请马戏团的丑角！①”

“就是请，我们也不到马戏团小丑那里去！”他回敬了一句。

说着，他发现拉普乔娃完全是个黑头发姑娘。

“真遗憾，薇拉，你不给大家说媒了，”另一个小伙子说，“要不，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你有许多事可以做呢！”

“没有我也行。昨天就举行了三个婚礼。”

薇拉微微一笑，但这笑容不是很快乐的。

弗罗洛夫和伊里亚·叶菲莫维奇一起从楼梯上下来，他那两只大手生动地比划着说：

“不，有各项设备，加上有厨房的套间是很漂亮的！公共厨房——这可是产生各种心理冲突的地方……怎么说你也不明白！”

“我怎么能明白呢，”伊里亚掩饰了他满意的笑容。

“洗衣服的问题我们决定这样安排，订购洗衣机，把洗衣房装备起来！”对他热情的言词，伊里亚只是点点头并报以微笑。

“现在的问题是家具。这是姑娘们提醒我的。为什么到处都是千篇一律的床呢？可以在每个房间里安排一张床，一张沙发。这样更舒服些。有家庭气氛。”

伊里亚想表示反对，但弗罗洛夫阻止了他，

“钱？我明白。但你也该明白，在宿舍这方面抠门儿，你就会使人材外

① 俄语中，形容词“棕黄色的”用作名词时，意即“马戏团的丑角”。此处向姑娘们问好的小伙子也许是棕黄头发的。——译者。

梳。”

“维秋沙，”伊里亚·叶菲莫维奇突然很温和地说，“要知道，我终于完成了你的请求。”

“什么请求？”

“把你从这个后宫中解救出来。在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里给你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挺安静的，适合真正男子汉的位置。”

“你是个傻瓜，水手长，你的玩笑也够蠢的！”弗罗洛夫叹了口气，继续向前走去。

院子里。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把横幅铺在地上，正在往刚写好的标语“按期完成我们共同的家！”后面打惊叹号。

弗罗洛夫从台阶上下来，目光越过她的肩头，观察她的工作。

“字写得不错。”他鼓励说。

“哎哟，您吓了我一跳！”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跳了起来，“喜欢吗？教导员应该什么都会干！”

“是啊，”弗罗洛夫向新楼房扫了一眼，“我们现在要干的事够多的了。这可不是我们原先那座简陋的小屋。”

“真是这样。我很担心最主要的问题。”

“什么最主要的？”

“就是说，这里将要住进男男女女。”

“不明白……”

“可我全都明白了！甚至拟好了一个计划，我给您看。我们这么办：下面几层做男宿舍，上面是女宿舍。首先，现在让那些未婚夫们去爬七层楼吧！其次，我们关闭一边的电梯，另一边有领班看守，昼夜义务值班！”

弗罗洛夫饶有兴味地聆听她那鼓舞人心的计划。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我们坐一会儿聊聊。”

“那就坐坐吧。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那么多！”

他们在台阶前的一个箱子上坐下。

“我早就想问问您，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弗罗洛夫谨慎地开始谈话，“一般地说，教导员是从哪儿挑选来的？有地方对她们进行培训吧？”

“您怎么啦，这不是培训的，是任命的。”

“噢……但是，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各有各的来头。从前有的是搞教育的，有的是做共青团工作的，还有的是积极分子……不一样。”

“那么您，比方说，是怎么来的呢？”

“我！我就是积极分子。当过纺织工人，在集体宿舍里住过，做过社会工作……大家就推选我了。”

“嗯，是啊，推选，”弗罗洛夫点点头。

“怎么啦？”她不安了，“我喜欢自己的工作！”

“喜欢，”弗罗洛夫叹了口气，“但是，您明白吗……也许，喜欢——这还不够？也许，还应该善于工作？”

“什么？”她从箱子上跳了起来，“我最早到集体宿舍，最晚离开！我的工作负担那么重，什么事都得我管！都是我！”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弗罗洛夫若有所思地说。

拉丽莎·叶甫盖尼耶芙娜气得说不出话来。她耸耸肩，走了，一脚踢着一个罐子。颜料在标语上四处漫溢，染污了火热的口号。

弗罗洛夫在走廊里，楼梯上忙得不亦乐乎。房间里，休息厅里，院子里，房顶上，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况且他不只是察看和指挥，他还帮着拉石板，装门，装洗脸池……可以感觉到，这座新房子有一位能干细心的主人。

弗罗洛夫遇到薇拉好几次。有时她在走廊里擦窗子，有时提着水桶走过，有时正在匆匆忙忙地与女朋友们一起喝克非尔饮料，吃放在窗台上的小面包……每次他都想停下来与她说几句话，但她都对他视而不见。

当工作接近尾声，太阳已经躲到一片云彩后面，最后一批劳动者正要离开这座楼房时，弗罗洛夫在台阶前等到了薇拉。

“您好，”他说。

“您好，”她点点头。

她与米拉奇卡手挽着手继续向前走去。他跟上她们。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想和您谈谈。”

“米拉奇卡，你先走吧，”她停下说，“我这就赶上来。”

他很不自然地倒换着双脚站着，看着走远了的米拉奇卡的背影。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是个水兵……”

“这大家都知道，”她冷冷地说。

“嗯，是啊，当然。就是说，我是个当兵的……”

“这您已经说过了，”她仍旧冷冷地这么说。

“请不要难为我，我这就已经糊涂了！”他有些生气，固执地又重复了一句：“作为一个当兵的，我不会兜圈子。我直说吧：是我不对。在工厂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可耻地沉默了，请求您原谅。”

“真的吗？”薇拉冷漠的神情一扫而光，“您真的都明白了？”

“明白了。全都明白了。想了许多，就明白了。”

“我很高兴。真高兴！”薇拉微笑了，“再想一想，这多好啊。虽说，也许，更重要的是感觉。”

“我就是感觉到了！”他热情地脱口而出。

“是吗？”

“是的！因此，我想……想对您说……”

他不说了。她微笑着鼓励他：

“喂，想说什么？勇敢些，您是个当兵的嘛。”

“我想说……瞧，您给许多人帮助，帮助他们找到对方……”

“不！”薇拉脸上的微笑立刻变成原先的冷漠，“我再也干不了！”

“是啊，我知道，但是也许……我自己想要……给一个人？”

“您？”她惊奇万分，“男人说媒？！好啊，有意思，您试试吧。”

他瞧了瞧自己工作以后的脏样子。

“说真的，我好像……没换衣服……”

“那又怎么样？您又不是站在未婚妻面前。开始吧！”

她坐到一个桶上。他激动地集中起精神。

“就是说……您在那儿怎么说来着？越是坦诚相见，效果就越好！”

“对！”她笑了，“您的记性真好。”

“那么，请告诉我，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您心里喜欢什么样的人？浅黄头发的还是黑头发的……”

“什么？您想把我嫁给您的人？遗憾得很，您这是白忙乎。要知道，我对男人们是很淡漠的，正如您对所有的女人一样。”

“可我已经不淡漠了！就是说，不是对所有的女人……只是对一个女人，”他好像要做深潜水似的吸了口气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是个水兵……”

薇拉看了看他那热切的双眼，突然全明白了。

“不！”她从桶上跳了起来。

“我直说了吧！”他继续说，“我不是淡漠的……就是说，我爱……您！”

“不！”她又大叫了一声，接着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不可能。”

“为什么？我真的一看见您就爱上您了！从第一眼开始，就在那个晚上……那些到您那儿去的未婚夫们，我想把他们……我都想把他们杀死！”

薇拉想说些什么，可是她突然哭起来了。

“您怎么了？！”弗罗洛夫害怕了。

“没什么，我没什么，”她忍住眼泪，“我只是等累了！我一生都在等待。我曾经希望……一批又一批的婚礼，我为大家感到这么幸福，每次我都对自己说：好了，薇拉，现在你……”

“就是嘛！是这样！”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不！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完了，薇拉，完了。你的幸福在什么地方迷了路。’于是我不再等待，我就觉得轻松些，平静些。我再也不想重新开始了。这很痛苦，我不愿意，不！”

似乎为了强调她的坚决拒绝，电闪雷鸣，下雨了。

“雷雨……”弗罗洛夫不知所措地说。

“第一场，春天的。”薇拉说着又哭了。

雨在下，薇拉在哭，而弗罗洛夫反倒笑容满面——满脸温柔的微笑使他那严肃的脸庞闪射出从未见过的温暖的光亮，他声音颤抖地说：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爱你，我要爱你一辈子！”

“不！”她绝望地叫了一声，“这不可能！不，不，不……”

弗罗洛夫冒雨看着她跑到街上，消失在打着五颜六色雨伞的人群中。人们都跑着，丝毫也没有烦恼，相反，他们为这第一场春天的雷雨而感到高兴。

五楼厨房里的人可顾不上高兴。天花板漏了，地上一滩水。姑娘们把小桌子挪到另一个角落，擦干了水，在漏水的地方放上脸盆，嚷嚷着：

“瞧这群海盗！就这么补了补，应该大修！”

“他们想，要搬新房子了嘛……”

“那旧房子里就该闹洪水啊？小姑娘们，再来个脸盆！”

弗罗洛夫探进头来看了一眼——他湿淋淋的，看得出是从街上回来。

“嚷嚷什么？”

拉普乔娃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事件的中心：

“您瞧瞧！请您欣赏吧！”

“瞧见了，”弗罗洛夫打断她的话，“也欣赏了。见鬼，这场雷雨……”

“谁会想到，”拉普乔娃冷笑了一下，“春天下雷雨？自然之谜。而冬天呢，据说，俄罗斯甚至还常下雪呢？”

弗罗洛夫气得腮帮子都颤动起来。他转身走出屋去，习惯地一摔门，使墙壁都震动了。

弗罗洛夫从自己房间的挂衣钩上取下带风帽的水兵雨衣，从床下拉出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在新宿舍的工地上他把找到的工具、钉子、麻絮全都装进箱子。把沥青从一个桶里倒进一个铁罐里，一起拿走。

后来，弗罗洛夫顶着像是从熟练的消防队员的水笼头里浇出来的大雨，坐在屋顶上，疯狂地把一块屋顶铁皮往屋顶上钉。

风把他手里的铁皮吹了起来。他用膝盖压住它，喘了口气，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烟卷。他按了一下打火机，又按了一下，火苗终于着了。弗罗洛夫刚要点烟，电光一闪，雷声一响，一阵大雨把颤悠悠的火苗扑灭了。

弗罗洛夫扔掉湿透的烟卷，更加疯狂地用榔头敲打起来。

“在敲哪！”拉普乔娃往厨房瞧了一眼。

“在敲……”米拉奇卡关掉煤气，盯着天花板回答。

“已经敲了快两个小时了，”热妮娅也看着天花板。

闷闷的敲击声仍不止息。

“再说，他根本不老！而且还是个挺有意思的男人，”米拉奇卡突然说，“他的所作所为也是男子汉的。”

“真笨，”拉普乔娃表示反对，“他一个人也钉不了整个屋顶。他应该领导，而不是敲榔头！”

“反正一样，是个男子汉！”米拉奇卡深信不疑地重复说。

拉普乔娃想要反驳，这时热妮娅叫了一声：

“好像停了！”

大家都在仔细听。天花板上的敲击声停了。水滴也不再掉落到脸盆里。

门口出现了面目凶狠的、疲倦的弗罗洛夫。雨水像小河似的从雨衣上流淌而下，他的双手蹭得满是伤口。

“怎么样，不漏了？”

“不，不漏了，谢谢！”姑娘们忙乎起来，“只是您干吗这样……我们就煮热茶，您别着凉了……”

“水兵的心永远不凉！”弗罗洛夫毫不客气地说。

然而，有“水兵的心”的弗罗洛夫病了。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不会生病。那个厉害的海盗和他的舰队纪律都到哪儿去了呢！地上到处是纸片，桌子上的餐具也没有洗。屋里的凳子东一个，西一个。弗罗洛夫躺在揉得皱巴巴的床上，穿着海魂衫，脖子上缠了一块花布，又流鼻涕又咳嗽。

“请进!”他听到敲门声后,嘶哑地答应了一句。

他惊异万分地盯着一拥而入的代表团:拉普乔娃、米拉奇卡、热妮娅、柳霞等一群姑娘。她们手里都拿着瓶瓶、罐罐、包包。

“什么?……为什么?……怎么啦?……”弗罗洛夫语无伦次地嘟哝。

“安静!”拉普乔娃首先发言,“您以为我们会允许您在您的熊窝里默默地死去吗?不,小姑娘们,要爱护男人!”她第一个把一个小玻璃瓶放在桌上,“马林果酱。治感冒的良药!”

“牛奶和苏打水,”热妮娅加上她的礼物,“晚上咳嗽时吃。”

“车前草露酒。治百病!”米拉奇卡宣称。

“我们给您拔火罐,”柳霞最后说。

“火罐!……”弗罗洛夫颤抖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拉普乔娃四下里瞧了瞧说,“但是,第一件事情是刷洗甲板,小姑娘们!”

房间里又变得整洁明亮了。弗罗洛夫被安置在雪白的床单上,他的背后还周到地垫上了几个雪白的枕头,甚至连脖子上缠的布条也是新的,雪白的。桌子被推到床前,姑娘们坐在桌旁,捕捉他的每一丝目光,每一个手势。弗罗洛夫就着马林果酱喝着茶,简直可以设想自己是苏丹王了。

“怎么样?”拉普乔娃很有兴趣地问,“好吗?”

“好!很好!”他感动地嘟哝起来,“谢谢……同志们……姑娘们……你们是我亲爱的小姑娘们!”

“这还不是全部呢,”米拉奇卡告诉她,“还有——最甜的礼物!”

门开了,薇拉端着蛋糕进来。

“您?……”弗罗洛夫激动地从枕头上微微探起身。

薇拉默默地注视着他。

“是她,是她,”拉普乔娃让他放心,“还有她制作的蛋糕!”

薇拉仍然默默地向前走去,把蛋糕放在桌子上。姑娘们嚷嚷着切开蛋糕,分放到小盘子里。薇拉的目光却越过她们的头顶,牢牢地盯住弗罗洛

夫，好像姑娘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您觉得怎么样？”

他同样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地回答：

“谢谢，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觉得很好。”

“您的心脏怎么样？不疼吧？”

“我的心不疼。它在歌唱，”

“歌唱？唱什么？”

“‘哪怕风暴，哪怕浮冰，妻子忠诚地等待水兵’！”

姑娘们终于听见了这奇怪的对话，她们安静了，悄悄地注视着薇拉和弗罗洛夫。而他们仍然谁也没看见。

“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薇拉说。

“这是一首很好的歌，水兵的歌。我很久没唱了。我以为再也不会唱它了……但是我要为您唱。等嗓子好了以后。”

“我等着，您快些好吧……也许，也许您还需要些什么？”

“请原谅，维克多·彼得洛维奇！”拉普乔娃忍不住插话，“请原谅，您想要什么——今天是您的日子！”

“是的，我要请求。”

弗罗洛夫从床上下来。他穿着海魂衫，脖子上缠着布条，穿着古怪的灯笼裤，光着脚。他站在薇拉面前，慎重而又可笑地说：

“我请求……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请求您做我的妻子！”

又响起了婚礼进行曲。这是我们这个故事里最后的一次。

未婚夫和未婚妻——弗罗洛夫和薇拉——走到宿舍前的绿色草坪上。他的海魂衫第一次被藏到了白衬衫里面。他被领带和套服紧紧束住了，因此，在他幸福的脸上微微显出痛苦的神情。而她穿着长长的连衣裙，拿着鲜花，显出迟到的美，不过，这是永远也不会迟到的美——当她在爱着并且被爱着的时候。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在弗罗洛夫身旁走着。他很快乐：

“结婚了，维坚卡！啊哈，这下可结婚了！”

“你干吗这么高兴？”弗罗洛夫拽了拽脖子上可恶的领带。

“你这就看见的，很快你自己就看见了，哎呀，你会多么高兴啊！”伊里亚·叶菲莫维奇许下诺言，笑得更快活了。”

管不住的丽莎·拉普乔娃盯住了未婚妻：

“你做逃兵了，薇尔卡！谁来把我们这些可怜见儿的嫁出去呢？”

“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比奶奶做的媒还多呢，”薇拉微笑了，“得了，现在这是过时的现象。”

“我看报上说，已经发明了电子媒婆，”米拉奇卡通报。

“瞧，控制论，”薇拉点点头，“我可要安静了。”

婚礼的队伍走到扎着彩带的轿车前，朋友们坐进了两辆车，司机拉开第三辆车的车门——这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弗罗洛夫坐在一边，薇拉正要坐到另一边去……突然她看见人群中一双激动的眼睛。满脸雀斑的女司机玛莎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玛莎，我正找你呢！”薇拉向她跑过去，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玛申卡，你别激动，好像有了……不，我相信：有了！昨天来信了——从瑟克蒂弗卡尔来的。这是一座城市——瑟克蒂弗卡尔……”

出租车已经给了三次信号，但是薇拉连头也不回。

“你知道，他写的都是关于你。好像了解你一辈子了……真让人奇怪！”又传来了不耐烦的喇叭声。

“请原谅，玛申卡，我得赶紧去了……晚上给你看信，我们谈谈……”

“晚上是婚礼，”玛莎提醒她。

“那又怎么样？婚礼怎么啦，我们还有这么重要的事呢！”

薇拉向出租车跑去。轿车急着赶上已经开走的那两辆车。薇拉从车窗伸出头来，她几乎探出整个上身，喊道：

“人啊，主要的是要抱希望，听见没有，玛申卡，抱希望！”

“我抱希望，”玛申卡轻轻地说。

在她苍白的脸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微笑。

在她身后，这座五层楼房的每一扇窗后的人都向远去的人们挥手致意。

〔译者后记〕A. 伊宁是苏联中年一代比较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和讽刺作家，毕业于全苏电影学院编剧系。根据他创作的剧本或有他参与编剧的剧本已经有多部拍摄成影片或电视片；主要作品有《谢尔盖寻找谢尔盖》、《勇敢的舍拉克》、《宫中出逃》、《漫长战争中暂短的相见》、《前进，近卫军战士！》、《天地之间》、《二十年后的一天》、《认识我吧！》，《水手们没有问题》、《父亲们与祖父们》。电影文学剧本《单身职工与集体宿舍》曾获1982年全苏优秀电影喜剧剧本创作比赛二等奖，并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拍摄成影片，导演C. 萨姆索诺夫。

剧本的情节在苏联一个小城市纺织厂的集体宿舍里展开。住在这里的纺织女工们把集体宿舍当作她们第二个家。在这里，她们有共同的欢乐和忧虑。女主人公薇拉自愿替女朋友们说媒拉纤，帮助她们寻找个人幸福。剧本以薇拉满腔热忱地为女朋友们介绍对象为契机引出一幕幕充满喜剧色彩的纺织女工日常生活图景。艺术家通过对于“说媒”这样一个常见生活现象的描述，反映出八十年代苏联社会普通妇女个人生活的内容，赋予故事以丰富的社会心理因素，并且以幽默的笔触对这些内容做了喜剧性处理。剧本对一些表面看来违反常情的细节与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所作的矛盾统一的处理颇具匠心，达到了使喜剧元素自然地融化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效果，从而塑造出生动多样的喜剧性格。

影片上映后，苏联观众的褒贬不一。有的意见认为，这是一部在人们的心田播种希望，使人们对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爱情——满怀期待的影片；也有观众反映说，没有必要把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在爱情生活中遭受不幸的人们作为笑料放大在银幕上。该片导演则说，电影文学剧本《单身职工与集体宿舍》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剧本真实地再现了生活。

剧本译自苏联国家电影局出版的《电影剧本集》，1983年第2期。